

《篇師大》

輯專「篇師大」作製，起月二十年二十八國民於刊本，慧智與驗經的貴責人前承傳為四近今迄。範典的習學人後為以，物人級師大的城領各等學科、術藝、文人導報人深、(篇師大——傳薪的慧智)為輯並，師大位八十等歡大吳、林雪蘇了導報已，問時的年。

版出局開新院政行由，卷二第、一一第。衷初本一將副中，著卓獻貢升提化文及展發術學對認威，響迴烈熱得後推出版專本。

的蹈舞統傳國中於力致生畢，士博學鳳劉的主得類蹈舞——獎藝文家國頒獲前日於甫中的紀世十二為，代現與統傳合採，分養取及典古從她，新創的舞代現國中與、建重。

費之「樂響交蹈舞的國中」、「歌詩的體肢」有，路道的新薪條一出開開蹈舞國成齡高歲二十六以曾，身一於於代現、士本、統傳集面層層權權作舞，她的歲二十七今限無力活位是，年千二元西到排已畫計出演，支餘百舞舞編生，士博蹈舞位一第灣台為創蹈舞在她談暢，士博學鳳劉訪親別特輯專「篇師大」刊本。家術藝輩前老的不遠水、藝團唱合樂愛北台的《歌詩南布》過作合她與請邀時同。念理術藝及程歷路心的域領作中眼們他談談渝屏黃理經團舞典古新及、碧映江師講系蹈舞學大化文、黑杜監總術(者編)。

約採訪，她都喜歡這兒的清靜和方便。

●迷戀紗巾的小女孩

談到自己熱愛舞蹈的原因，劉鳳學慢慢滑入了記憶的流光，彷彿又回到了屬於她那北方大地上的童年。

在中國的最北方，黑龍江這塊土地上，冬天嚴寒而漫長，然而每當春臨北國，從蒙古高原吹來的風沙，卻都帶著一顆顆小石頭，打得人臉皮發疼。所以當地的婦女幾乎每個人都帶有好幾條紗巾，上面繡著美麗的花紋，兩旁結上繩子。婦女們出門時都會用紗巾把頭臉包在一起，長長的紗巾被風吹起來，飄啊飄的，就把年僅五、六歲的劉鳳學迷住了。

●這一次是「玩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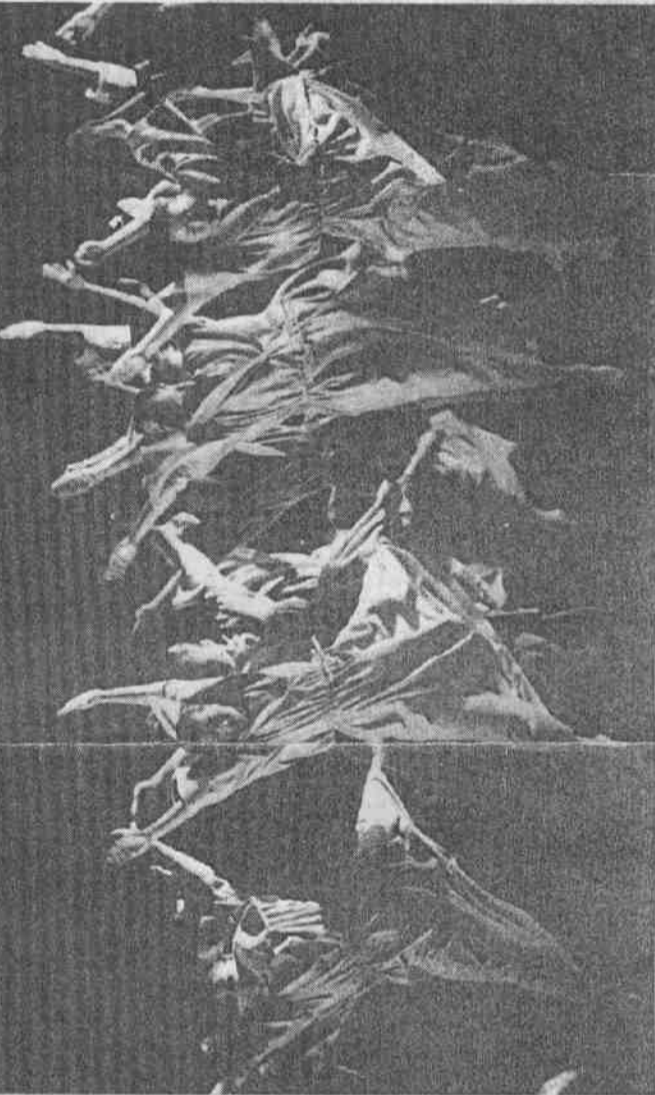
劉鳳學從小學一年級參加學校的芭蕾舞開始接觸舞蹈。

「那個時代父母對子女的學習不像現在管得這麼多，但也不是不干涉，當我大學想把舞蹈當作一生的志業時，他們就反對得很厲害。小孩子學芭蕾舞，父母可能當作是好玩而已，他們沒想到我是一玩

樂響交蹈舞的國中

鳳金黃 ● 台舞生人的學鳳劉

劉唱清的天沃，爾卡家曲作代現國德自材取，品作的蹈舞與唱合、樂響交合結部一是《歌詩南布》。(影攝/訓練李)。「歌詩的體肢」為響被，磅磅勢氣舞全。



很大的影響。這位老師很嚴，嚴到一上課時間，休息和他談一點點外話，但劉鳳學完全是基於對學生的關懷，更何況的是能以身作則。影響所及，使得劉鳳學在大學教書時，都會特別要求上大一的課。因為她喜歡也願意教大一的同學——他們就像一張白紙，可塑性高，容易接受新的東西。

劉鳳學的嚴厲是出了名的，之所以嚴厲，源於她對藝術的態度。她表示：



春遷到吉林和男子師道大學合而為一，就是後來的長白師範學院。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大隨局勢逆轉，劉鳳學隨者學校由吉林一路遷移到瀋陽、北京、衡陽、廣州，最後到了台灣。在這段路程中，劉鳳學和二位男女同學曾經脫隊，他們三個入一起花了十天的時間從長春走到瀋陽。由於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齡，滿腦子幻想，對世界充滿好奇，同時也是愛國心最渾的一段時期，雖然在兵荒馬亂之中，並不覺得害怕；加上當時東北社會民風淳厚，十天中他們大部分住在老百姓家裡，不僅招待住還招待吃；難民絡繹不絕在公路上，大家都抱著彼此幫助的態度，沿途並沒有遇到任何危險。

但有一件事，卻在劉鳳學的生命中烙下了難忘的印記。那是當他們即將抵

動自己的方式。

「雖然我並不知道那個男子的姓名，但是他那個屍體，對我來講，衝擊力太大了，到目前為止，我睜著眼睛好像都可以看到那具屍體的樣子。」原本無憂無慮的生活，一變而成了二個不同的世界。劉鳳學開始了解到什麼叫「死」，以及戰爭的可怕。

●想到台灣看一看 原住民舞蹈

原住民舞蹈對劉鳳學一直有股莫名的吸引力，她自承非常非常喜歡原住民舞蹈，並曾投入了很長一段時間，進行原住民舞蹈的蒐集、研究、與整理工作。

而當初劉鳳學之所以來台的原因，部分也是為了一睹原住民舞蹈。她在東北唸書時就從來自台灣的朋友及老師口中得知台

秋日的上午，和劉鳳學老師約在紫藤廬訪談，窗外樹影婆娑，我們是唯一的客人。

問起不方便親赴宅邸拜訪的原因，她坦白地表示：「我很少請人到家裡去，實在是因為家中連個客廳都沒有。退休之後我就把客廳一解構了，將原本堆放在小書房地板上的書都上到客廳牆壁的書架上。」

「剛開始二年還可以維持的很好，我覺得好清爽，我的小書房可以有轉賣的餘地。但現在連客廳的地區上又都堆滿了書，幾乎沒有地方走路。如果沒有學過舞蹈，又不可能踏著腳尖走，對不對？」劉鳳學俏皮地笑著表示。

如今她幾乎把紫藤廬當成了自家的客廳，無論是和朋友聊天談事情或記者

她把母親的紗巾一條一條都收集到自己小小的「百寶箱」裡，和心愛的娃娃放在一起，常常拿出來把玩。如果今天想做巫婆，就披上黑色的紗巾，拿母親長長的髮簪當寶劍，在房間裡舞來舞去；有時相當葡萄仙子，就把紫色的紗巾披在身上，黃色的紗巾作翅膀；如果想要跨越大海，就拿出藍色和綠色的紗巾混合起來，拴在腰下……

「開始的時候，不曉得挨過多少次罵，或許母親以為我有「癖」——拿別人東西的癖。但後來她發覺我並沒有動她的珠寶盒，僅僅是紗巾而已，也就隨我去玩了。」對於後來走上舞蹈這條路，劉鳳學回想起自己童年時的這段往事，似乎早已顯露端倪。

真的一！劉鳳學愉快地笑了起來。

問起是什麼原因促使她大學決定以舞蹈為專業時，劉鳳學表示：東北那個年代，一方面大學比較少，選擇不多；同時她覺得

自己的性向，好像也有「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的感覺。

舞蹈系科考的是跳舞和彈鋼琴，劉鳳學還清楚記得，她的舞蹈試題是「豐葉花」，用舞蹈表現豐葉花的一生：從種子埋到土裡，發芽，抽長，結了花苞，花苞由半開到全開，在微風裡飄動，在狂風裡搖擺，之後凋謝，花瓣零落。劉鳳學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試場，一邊哼著歌，一邊就比手劃腳的作了幾個動作，姿態十分優美。

進入女子師道大學舞蹈系後，劉鳳學才真正開始了她的舞蹈生命。

大一那年，她遇到了日本老師小林子——無論在舞蹈基礎或後來的舞蹈教學上，都對劉鳳學產生了

面對藝術需要一個比較嚴肅的態度。當然也有人認為「藝術起源於遊戲」，現在有很多人就採用遊戲的方式，即興的演出來表現，但劉鳳學認為，藝術「不只於」遊戲和即興，這二者只是一個刺激的手段而已，不是永久的目標。就以舞蹈來說，身體是表現的工具，基本功練不夠，很難要求有很好的表現，也不應該在這個階段做這樣的要求；該等有了豐實的基礎，再去發揮構想。

●經歷死亡與 戰爭的洗禮

抗戰勝利以後，國民政府從日本人手中收回東北，那年劉鳳學大三，她所就讀的女子師道大學由長

遠目的地瀋陽，路經四平街時。國共軍隊剛在那裡結束一場激烈戰役，戰場還沒有清理乾淨。劉鳳學背了個小包包，和同學一行三人沿著公路向前走，一面走一面嘴裡還哼著《孟姜女》：「走一程，又一程，走啊，走啊……」哇！突然發現田裡有個屍體。看起來是個年輕人，俯臥在田地裡，是個剛剛作戰死的士兵，上衣已經被人剝掉，背後凍得腫得很大。三個人都倒抽了一口氣，誰也不敢講話。

那次事件之後，劉鳳學就開始思考一個問題：什麼是生命？要如何掌握自己的一生。那個畫面在她的腦海裡，成為極其深刻的鮮明一幕，每當劉鳳學覺得沮喪的時候，就把它從記憶裡翻出來，作為激

灣原住民舞蹈的情形，因而引發了強烈的好奇心。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前幾個月，劉鳳學跟著學校來到廣州。當時時局很亂，同學們分成不同的組別，有的到海南島，有的到台灣，還有一部分去了重慶。劉鳳學選擇到台灣。

來台後，她先就到了花蓮。當時是八月，正好趕上阿美族連續四個月的豐年祭。這段時間，她常常一個人徒步四處旅行，參加各部落的豐年祭，看原住民舞蹈。其中又以阿美族舞蹈，讓她印象最深刻，觸發她去質疑很多問題。

有一次，她看到索典年的女巫師拿著一束草掃來拖去，嘴巴裡含著水到處噴，一個篩子裡放著粘米作的餅，大家光著腳在跳舞，通宵達旦。劉鳳學也跟著跳，並且樂在其中。她看那些原住民們好像都跳不累，也跟著苦練，但最後實在太累了，就靠著橫樹休息。這時她的頭腦仍很清醒，於是開始思考：為什麼原住民的舞蹈和漢民族不一樣？自此，她不只陶醉在原住民的舞蹈中，也要去漸漸的了解原住民的舞蹈背景和其他種族的不同之處？

民國四十三年去了一趟蘭嶼之後，劉鳳學開始有計畫的針對台灣不同族群的原住民舞蹈，包括蘭嶼雅美族、南投泰雅族、布農族、嘉義鄒族、苗栗賽夏族等，進行資料的蒐集與研究工作。田野調查的目的是舞蹈，但音樂的蒐集、保存必須同時進行。她常常單獨一個人，穿著肥肥大大的外套，背著一台相機，扛著一台舊式的八厘米攝影機，帶著大型錄音機，往來於各山部落之間。「那時交通沒有現在方便，走一天路上去，一待就是好幾天，踏幾個通霄再下來。這種辛苦的工作，劉鳳學卻是樂在其中。」